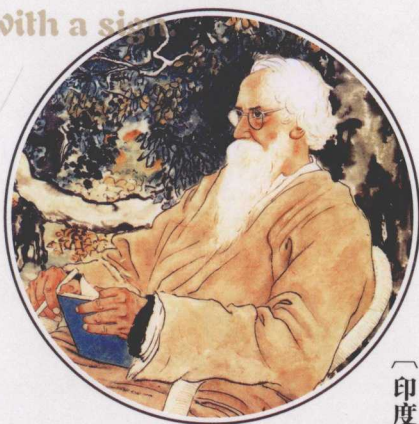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
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Stray birds of summer
ca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泰戈尔的一生



〔印度〕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 著

毛世昌 丁广州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24880

K833. 515. 6

13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与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建设项目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兰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泰戈尔的一生

[印度] 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 著

毛世昌 丁广州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北航

C1632134

K833.515.6
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的一生/(印)克里帕拉尼著;毛世昌,丁广州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704-9

I. ①泰… II. ①克…②毛…③丁… III. ①泰戈尔,
R. (1861~1941)—传记 IV. ①K833.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77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泰戈尔的一生

[印度]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 著
毛世昌 丁广州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704-9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2

定价:31.00 元

04840010

Krishna Kripalani
TAGORE
A Life
NATIONAL BOOK TRUST

本书中文简体字本经授权根据 NBT 公司 2005 年版译出

目录

先辈	/ 1
满眼好奇的孩子	/ 15
崭露头角的诗人	/ 33
心灵的丛林	/ 54
摸索	/ 74
成年的到来	/ 94
大地的呼唤	/ 115
人民诗人	/ 141
孤独的朝圣者	/ 158
遭遇西方	/ 176
家与世界	/ 195
拥有雄鹰一样胸襟的百灵鸟	/ 229
东方与西方	/ 257
朝圣使节	/ 276
最后的收获	/ 299
落日	/ 348

先辈

轮回的世纪芬芳了一朵小小的野花

历史与传说、现实与神话纷繁地交织在印度的传统之中，以至于想要厘清它们彼此的界线着实不容易。同样，当我们循着像泰戈尔这样显赫家族的谱系探寻踪迹的时候，我们很快就陷入到世俗传统和家族传说的迷雾之中。我们也只能谨慎地在历史的回溯中找寻我们的路径。

经过一段漫长的政局动荡、宗教混乱与社会纷杂不安，至8世纪中期，孟加拉最终统一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印度王国。这段史实，已被教科书很好地佐证。现在要说说传说了。为了恢复佛教无政府统治下腐败社会的“纯洁性”，印度引入了五个来自西部的卡缙吉（Kanauj）王国的婆罗门种姓，这也是婆罗门文化的主要渊源。这五个婆罗门种姓时至今日仍然为大家所熟悉，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孟加拉的新种姓贵族，由此绵延生息。尽管史学家现在鲜有谈及促成孟加拉现状的这段有趣的大规模种族优化的尝试，五大婆罗门种姓之一的达刹（Daksha）却被普遍认为是泰戈

尔家族的祖先。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12 世纪末，孟加拉被来自西部的土耳其和阿富汗人侵占。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后又被德里的穆斯林君王作为一个行省统治。也许在武力胁迫之下，或者在可以共享这些新主人的权力诱惑之下，许多印度徒被转变成了穆斯林信徒。例如一位印度投机者与一位穆斯林女孩相爱的明智之举，就做到了名利双收。在自愿地去接受新的宗教后，他既得到了心仪的女孩，又官居显赫，成了南方杰索尔市（Jessore）的穆斯林总督的大臣。他重新取名皮尔·阿里·可汗（Pir Ali Khan）。他最为信任的两名官员是一对印度教徒兄弟——卡玛德夫（Kamadev）和贾亚德夫（Jayadev）。他们是传说中达刹先辈的嫡系后代。当然经过数代岁月沧桑的洗礼，历史并未留下对此的些许记载。

故事就这样进行着。莱麦丹月（Ramazan）中正在封斋的一天，卡玛德夫看到皮尔·阿里·可汗在闻一只柠檬，于是他就戏谑道：“按照我们的宗教原则，闻一下等于吃半口啊。所以您可就打破了封斋了。”皮尔·阿里·可汗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却对这个印度人厌恶到了极点，愤愤地在心里记下了他所说的话。数天后，他邀请这对印度兄弟，连同其他几位印度人，到总督府参加一场音乐会。在毗邻他们音乐会大厅的一个房间内，一桌精挑细选的丰盛的美食摆放在了桌子上，这却包括了牛肉在内。当牛肉

的香气飘进音乐会的大厅时，这些印度人开始躁动起来。皮尔·阿里·可汗笑着说道：“如果像你们的宗教原则要求的那样，闻一下等于吃半口的话，你们可都已经吃到了被禁止的食物，你们已经失去了你们的种姓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惶恐不安，那些印度人于是赶紧掩鼻狂奔离去。但是，它带来的耻辱却是挥之不去的。自那以后，据说泰戈尔家族在种姓的等级中降了下来，被贬称为一个次等种姓皮拉里·婆罗门（**Pirali Brahmins**）。

已经失去了种姓的“纯洁性”的这个家族，发现很难在一个几乎不能获得丝毫空间的社区生活了。尤其是给女儿们找寻合适的夫婿时，那种窘境变得更加令人烦恼不堪。为此，这个家族被迫从祖辈居住的家园离开，不断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家族的每名成员都在追寻着自己的命运，也在为自己的女儿们找寻着如意的夫婿。一名印度人，若敢接受这样一个家庭的女儿，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就有这么一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名叫嘉格纳特·库夏里（**Jagannath Kushari**），他娶了由于一个轻率玩笑带来所有麻烦的那对倒霉的兄弟玛德夫和贾亚德夫的一名侄女。嘉格纳特·库夏里也必须为他的这个冒失决定付出代价，因为他也将不得不离开他的家园。据说就是这位大胆、冒失的男士的一位嫡系后代建立了泰戈尔家族。

那位后人的名字叫做潘查南·库夏里（**Panchanan**

Kushari)。被放逐和被社会迫害，使得这些子孙后代不得不不断反抗命运并做出冒险。既然已经失去了种姓的荣耀，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且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既然他们不能再神圣了，他们索性决定更加像个普通人，去追寻生活和那个时代的其它美好的东西。于是，冒险也就盛行了起来。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些事情，正在这个国家内发生着。漂洋过海而来的白人，在恒河沿岸开辟了工厂和贸易中心。他们的权力和威望，甚至使得穆斯林统治者 also 认为应该小心翼翼地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于是，潘查南和他的叔叔苏克德夫（Sukhdev），像他们的父辈们老早以前那样，在 17 世纪最后十年中离开了家园，在恒河岸边的一个叫做高维德普尔（Govindpur）的村庄定居下来，而那又离英国人的殖民地相距不远。

高维德普尔那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那儿的居民都是所谓的贱姓居民，见到一家婆罗门定居在他们中间，他们自然感到无比地高兴，给予了这对叔侄的种姓能够带来的所有荣耀。潘查南一直被他们以“潘查南塔古尔（Thakur）”相称，时至今日婆罗门们仍然常常被这样称呼。在给那些在恒河上航行的外国船只提供物资供给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个回报丰厚的职业。英国人和其他的一些外国人自然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他，就像大多数的外国人现在仍然会做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就认为“塔古尔”是潘查南的姓。因此他们就称呼他为塔古尔先生。由于不能

够清楚地发准这个他们并不熟悉的名字，他们将它读成了泰戈尔（Tagore）。

这个家族发迹了起来。从一开始这个家族的命运，就与英国在印度的权力的增长密切相关。随着英国人权力的膨胀和商业的增长，最初的一些渔村演变成了富庶繁荣的城市加尔各答市（Calcutta），泰戈尔家族的财富也随之增长着。潘查南塔古尔成为了商业巨贾和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

这个家族的财富，在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Rabindranath）的爷爷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的一生和职业生涯中，达到了巅峰状态。生于1794年的德瓦尔卡纳特在年仅13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帅气、多才多艺而又富有进取精神的他，是一位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在其早年时期，他可能已经为自己开拓出了一个王国，成为了这个王国的王子。不过，他可是由于其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大手笔的公益慈善事业，而逐渐被冠以这个称谓的。他包罗万象的事业涵盖了许多领域，涉及染料、火硝、糖、茶、煤矿等等。在孟加拉和奥里萨邦（Orissa）拥有辽阔的农业田产、一支定期往来于英国海岸的驳船船队，用印度资本创建了第一家众所周知的现代联邦银行。通过卡尔·泰戈尔公司（Carr, Tagore and Co.），他操纵着所有的这些头绪繁琐的业务。

他奢华地享受着国王般的生活，那个时代的贵族过着

双重的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正统的传统生活方式依然存在，家神依然被从早到晚一丝不苟地虔诚地敬仰着。内室之外是宽敞的会客室和宴会大厅，厅堂之上悬挂着巨大的枝型吊灯。在那里家庭主人可以宴请友人和访客，那里常常是美酒不断，装饰考究的水烟袋亦常常填满芬芳的烟草，只待客人随时享用，常有著名的音乐家在那里争相表演精湛的技艺，职业的舞女随时尽显优美舞姿。在加尔各答市中心，这座被称之为泰戈尔家族的祖屋乔拉桑格（Jorasanko）的建筑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现在成了一个求知之所，成了国家纪念德瓦尔卡纳特杰出孙子的遗迹。德瓦尔卡纳特那时为宴请友人、宾客和当时加尔各答各界名流，在毗邻这所建筑旁所建造的富丽堂皇的豪宅，如今已不复存在。

他的慈善之举也丝毫不失奢华。当时几乎没有哪家机构或者哪项事业不是他慷慨相捐的。他资助了加尔各答国家图书馆的创建。那是印度的第一个现代教育中心。1816年他资助了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加尔各答院长学院（Calcutta Presidency College）的印度大学，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1835年加尔各答第一所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筹建。现在这也成为了这个国家中最为庞大的医疗系统和主要的医学教育中心。他还提供了没有条件限制的奖学金，鼓励学生从事医学学习。为打破印度教对解剖尸体的偏见，他常常在进行解剖的时候，亲自到解剖室现场观看。

他是 1784 年由威廉姆·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创建的孟加拉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的第一位印籍成员和印籍捐助人。今天许多前沿科学研究机构，诸如印度考古所、印度动物学研究所、印度植物地质学研究所以及印度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它们的创始均与这个协会有关。在他起身前往英国前夕，一本当时在加尔各答出版的英文杂志这样写道：“去描述一下德瓦尔卡纳特的慈善之举，无异于尽数加尔各答的所有慈善机构，因为它们中有哪个曾被他拒绝给予最慷慨的捐助过？”

他不仅慷慨且明智地捐赠着他的财富，他还不顾公众的普遍反对，勇敢地支持他那个时代的每个社会改革和进步运动，不管它们是宗教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他是杰出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空想家，同时被印度史学家无一例外地描述成现代印度之父罗姆莫罕·罗易王公（Raja Rammohun Roy）的忠实朋友和坚定支持者。这位王子有着敏锐的政治感，他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建立中意识到了将这个国家统一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必要性。他也是首先梳理公众观念，并运用新兴利益集团影响来促成印度良好政府形成的人物之一。

在那个时代，漂洋过海对于印度人来说，绝非单纯的一次历险旅行。它意味着对社会的无视和反抗，因为在那时候海上远航还是一种禁忌，对于违犯者有着种种严酷的

惩罚。德瓦尔卡纳特却于 1842 和 1844 年两次去了英国。著名的东方主义学者弗雷德里赫·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那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当时正在鲍诺夫教授(Professor Burnouf)指导下在巴黎研究《梨俱吠陀》(Rig Veda)。麦克斯·缪勒在其传记中，就明确地记述了在巴黎与德瓦尔卡纳特邂逅时，给他留下的富有活力、多才多艺的鲜活印象，而且还描述了德瓦尔卡纳特为法国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举行的富丽堂皇的宴会。其间，房间内挂着克什米尔披巾，之后就分赠给了那些最为尊贵的宾客。

德瓦尔卡纳特第二次访问欧洲，之后再没有返回家园。就像他的忘年交罗姆莫罕·罗易王公逝于布里斯托尔(Bristol)那样，德瓦尔卡纳特于的 1846 年 8 月 1 日远逝在伦敦这个异国他乡，时年 52 岁。在 1846 年 8 月 3 日发行的《泰晤士》(伦敦版)的整版讣告中这样写道，“也许在印度再没有一个人——不管其官衔、职务如何——能够比他更多地资助其周围的人，帮助他人进步、改变他人命运。我们也坚信在印度和英国，也有不少人将他们目前的成功和独立，完全归功于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的福泽。”

他身后留下三子，长子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也是我们伟大诗人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甚至比他神话般的父亲还要出

色。他的父亲被大家称之为王子，而这位长子由于其既有圣徒般的虔诚，又有圣人般的高尚，逐渐地被称之为马哈希（Maharshi）。尽管他由德瓦尔卡纳特所生，但他实际上却是罗姆莫罕·罗易王公道德的继承者以及精神的传递者，他将王公的使命延续、甚至硕果累累。他的人格魅力，甚至对罗宾德拉纳特（Rabindranath）智慧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德本德拉纳特生于 1817 年，在越来越奢侈的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那种奢侈在他步入青年时达到巅峰。他那富庶的父亲对他娇生惯养，母亲对他溺爱有加，奶奶更是视其为掌上明珠，所以他一贯地任性骄纵。他完全沉浸在这种奢靡的生活之中。但是，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他刚到 18 岁的时候，危机就早早地突然降在了他的头上。他的奶奶卧在病榻之上，奄奄一息。因为每个虔诚的印度徒都渴望在圣河边逝去，后来不得不将她挪到恒河岸边的一个棚屋中，等待死神的降临。在奶奶弥留的整整三个晚上，德本德拉纳特几乎一直都和她呆在一起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度过了孤独而又神秘可怕的漆黑夜晚。在她去世的前一个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河边，突然感到了一阵精神上的狂喜，接着就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我似乎不再是同一个人了。对财富的反感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我当时坐在粗糙的竹席之上，它看起来是那样地适合我坐，而昂贵的小地毯和其它物品却是那样地令我感到厌恶，往

昔不曾有过的快乐，在我心里被唤醒了。”

在他数年后所写的传记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他那时在精神上的渴望、对真理的慕求，以及他的信仰是如何产生并逐渐发展的。艾福林·昂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曾将他的传记描述为“又一本罕见的真正记录心灵史的重要文献。”当他返回家后，即刻就将许多个人财物分赠给了好友和其他一些人。但是，仅仅使自己放弃物质财富，既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也没有给他带来对生命的理解。他不仅研读了西方哲学书籍，而且也研读了自己国家的宗教圣书，但是他还是没有获得满足感。“内心充满悲痛。我深陷黑暗之中。世上曾经充满诱惑的东西，已经不再有任何诱惑力，但是我却并没有感到上帝已经走得更近；世俗和天堂的快乐都在龟缩。生命变得枯燥乏味，世界像是坟墓一般。”在这样的心绪之下，“一天，我突然看到了在我面前飘下的一页梵文。出于好奇我将其捡起，但是我却对纸上所写的东西一点都不了解。”他将其送到一位著名的梵文学者手中，学者识别出那是《至尊奥义书》（*Isopanishad*）第一节的内容，并解释了它的意思：“在这个不断运动着的世界之中，一切运动之物无不萦绕着上帝的精神。因此在断绝欲念中寻求你的快乐；不要觊觎属于他人的东西。”

这对于在黑暗中摸索的这个年轻的虔诚教徒来说，不亚于上天的启示。“我对上帝的信仰根深蒂固；不再追求

俗世的乐趣，我体验着神圣的快乐……当我全身心投入到《奥义书》(*Upanishads*)中，我的心智为真理所点亮时，我感到了传播真正宗教的强烈愿望。”于是，在 1839 年孟加拉印度教徒们庆贺年度的杜尔迦节日(*Durga*)时，德本德拉纳特邀集了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正式举行了一个纯粹有神论者协会的落成仪式。这一协会的成员虔诚地崇拜一个囊括所有生命物体在内的万能无形的神，这也正符合《奥义书》的教理。这种信仰，在内容上新、旧东西兼而有之，对当时崇拜多神的印度教宗教教义和仪式不啻于一种挑战。实际上，甚至当德本德拉纳特正在倡导这种全新信仰的时候，他自己的家人却正在铿锵有力地敲打着铜锣铜钹，对杜尔迦女神的崇拜正如火如荼。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罗姆莫罕·罗易王公早在 1825 年就已经创立了梵文协会(*Brahma Sabha*)。不管来自什么样种姓或者种族的人们，都可以在这个协会聚集，去崇拜唯一的真正的神，而不用任何具体象征物或宗教仪式。但是这个运动没有什么活力，直至 1843 年这位年轻无畏的神秘主义者，怀着宗教改革者的自信心，将这个新生的宗教团体与以往的组织机构合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梵文社(*Brahma Samaj*)。至此，这个社团将一个聚会的场所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运动，这也不异于将一个文学俱乐部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信仰的中心。

醉心于神的德本德拉纳特，正在努力为一个改革的教会铺平道路，然而他的父亲却继续以他浮华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们眼花缭乱。他本来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去分享他的荣耀，继承家族赚取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传统，但是他的儿子却忙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使命。这位父亲自然感到失望和愤怒不已，“显然他没有经商的头脑”，后来他又说道：“现在他又完全把事业抛在了脑后，成天就知道梵天神、梵天神。”

但是，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并没有疏远，因为儿子仍然在父亲的银行内工作，只是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财产和热情投入到了他觉得是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上了。父亲采取了一个谨慎的预防措施。他当时并不知道，他那完全建立在赊购基础之上快速膨胀着的业务，在他过世后会在他儿子手上取得巨大成功。于是，他将他的一些不动产做了信托，以其儿子为受益人，来确保无论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家族这些事业上，他的孩子总可以有一些保障性收入。作为一名一流的赌徒，他清楚地知道财富就是一个不可靠的情人，会随时失去。

事实证明恰恰如此。在德瓦尔卡纳特在伦敦去世后不久，他公司的债务就被发现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评估。银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著名的卡尔·泰戈尔公司不得不关门大吉。然而这场危机却体现出了他儿子的睿智和勇气。他将所有的债权人召集到了一起，在他们面前完全摊了牌，